



维利·勃兰特传

75

治家,如赫尔穆特·施密特(继勃兰特任联邦总理)、赫伯特·魏纳、卡尔·席勒等人的形象。她还通过采访几位著名政界人士,力图对勃兰特执政时期的成败功过作出评价。在书的后半部分,作者就勃兰特的艰难曲折的生活道路,以丰富的资料铺叙敷衍勃兰特从一个贫困家庭的子弟,通过百折不挠的努力奋斗,如何到达自己政治生涯的峰巅;其中包括勃兰特社会民主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他在挪威和瑞典流亡时从事反对纳粹主义的斗争,战后在西柏林和波恩从政的生活经历,等等。由于作者所持立场的局限性,书中所阐述的某些观点不无偏颇之处,例如,她往往过份强调勃兰特的性格特点对他政治生涯的影响等。尽管如此,本书仍不失为一本有价值的勃兰特传记,有助于我们的研究工作者了解维利·勃兰特、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联邦德国内外政策的发展过程。

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如有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陈 安 1986年7月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

Viola Herms Drath

WILLY BRANDT—PRISONER OF HIS PAST

Chilton Book Company, Radnor, Pennsylvania, 1975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奇尔顿图书公司1975年英文版译出

WÉILÌ B6LÁNTÈ ZHUÀN

维利·勃兰特传

〔联邦德国〕维·赫·德拉特 著

陈安 译 白自然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0457-8/K · 61

1989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09 千

印数 1,800 册

印张 13

定价：4.60 元

译者的话

维利·勃兰特现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1964—)、社会党国际主席(1976—)、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即勃兰特委员会)主席(1977—);曾任西柏林市市长(1957—1966)、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1966—1969)、联邦总理(1969—1974)。

勃兰特任联邦总理期间,大力执行旨在改善联邦德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紧张关系的“新东方政策”。这一政策对于推动七十年代的东西方“缓和”起了作用,具有深远的影响,勃兰特因此而获得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1974年5月,勃兰特因亲信随从纪尧姆间谍案辞去总理职务后,仍然活跃在国内外政治舞台上,他是当今世界上著名政治活动家之一。

本书是关于他生平及政绩的一部评传,原书名《Willy Brandt—Prisoner of His Past》,中译本径直译为《维利·勃兰特传》。原书1975年同时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奇尔顿图书公司和加拿大安大略省托马斯·纳尔逊父子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作者维奥拉·赫尔姆斯·德拉特是联邦德国著名的女新闻记者、作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国际笔会俱乐部成员,曾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驻华盛顿记者。维·赫·德拉特与维利·勃兰特相识已久,她曾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有关勃兰特的文章。

本书的前半部分主要论述了勃兰特在担任联邦总理时期执行的一系列内外政策。作者通过对勃兰特在国内政坛兴衰浮沉的叙述,详尽披露了联邦德国的党派政治斗争以及社会民主党内部的矛盾分歧,生动刻划了勃兰特周围的一些最主要的社会民主党政

目 录

序言.....	1
导言.....	5
第一章 黯然辞职.....	8
第二章 高就总理之职.....	42
第三章 偶像倒塌.....	62
第四章 历史功过.....	85
第五章 情场中的男子汉.....	117
第六章 竞争对手.....	147
第七章 魏纳其人.....	180
第八章 青年时代.....	203
第九章 流亡岁月.....	230
第十章 思想形成.....	261
第十一章 成功之路.....	284
第十二章 市长任期.....	325
第十三章 树立形象.....	355
第十四章 党的主席.....	380
参考文献目录.....	404

序 言

维利·勃兰特在四分之一的世纪中一直是欧洲政治中心的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在这段时期，他成为一位有说服力的思想鼓吹者，他鼓吹的思想流传颇广，远至诸如华盛顿和莫斯科的领导人都能接受。他作为德国总理，在1974年辞职，这并非意味着他没有前途。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首脑，更以柏林市长的身份而为千百万人所熟知；他对自己的丑闻以及政治错误的被揭露迅速作出了反应，这就使他保留为自己创造新地位的机会。他能否成功地实现这一重要的目标，尚难逆料，但是，他在变化中的欧洲领导人中居于重要地位。他能够为欧洲各民族增添新的凝聚力，而德国则仍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

维奥拉·赫尔姆斯·德拉特的著作《维利·勃兰特传》认真地分析和叙述勃兰特辞职之前的那段时期。她密切注意1974年5月以后的那几个月。她解释他的心绪，描绘他的生活，按她的说法，此人在某种程度上已转向他过去作为激进分子所努力的方向上去了。

勃兰特早年的生涯是在远非顺利的环境中开始的，他经过斗争开阔了眼界。但是，他在德国、挪威、瑞典、西班牙的革命活动有点奇怪，并没有显出他将是出众的政治家。他担任柏林市长时，使自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适应资本主义的温和社会主义。他充分克制他早年的倔强性格，以免触怒华盛顿、伦敦、布鲁塞尔和巴黎的那些反对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领袖们。我曾就勃兰特在党的思想意识的严肃性方面曾多次询问过我的德国社会主义朋友，包括

活。人们知道，他多次过度地放纵自己，这种倾向再度出现，可能有害于他发挥作用，使他未老先衰；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德拉特女士比我更相信，勃兰特的这段对行为不负责任的时期值得引起读者注意。

无论如何，勃兰特在两个主要方面作了实质上的贡献：他加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团结，该党随着老一辈领导人的消失而面临分裂的威胁，某些年轻的政治家则上下翻腾而为未来寻求恰当的道路。他还采取勇敢的步骤，“小小的步骤”，以他的东方政策使东西方关系正常化，但又不背离同西方的关系。因此，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当之无愧。

勃兰特在德国国内外仍然深受欢迎。他的经历应该使他有可能据有坚固的地位。强有力的人物在德国和民主国家毕竟为数不多，甚至就在共产主义国家也是如此。

这位柏林市长和阿登纳总理之间的分歧是无法弥合的。但在实际问题上，谁也没有使波恩和柏林成长强大的政策受到损害。本书作者描绘的勃兰特与现任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赫伯特·魏纳以及重要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关系是同我的见解相符的。但德拉特女士对康拉德·阿登纳的看法却与我的相左。我也不同意我在本书前面读到的一条意见，即把勃兰特说成是创立联邦共和国与美国之间良好关系的第一位德国人。美国同几位柏林的前任市长以及阿登纳、艾哈德、基辛格，甚至那位易激动的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¹关系，不论在华盛顿或在德国都是一样真诚和富有建设性的。而勃兰特则从中可以得到丰富的遗产以资利用。我同意作者的观点：勃兰特还没有显示自己是一位有创造性的政治家，但他很好地利用了别人为他创造的机会。

在谈及上述印象时，我承认自己不甚了解德国社会民主党和那些正在企图控制该党青年社会民主党人的方向与意图。德拉特

女士的书将帮助读者对勃兰特和德国当前政治状况获得独到的见解。这种材料对于合理地展望德国在欧洲的前途是重要的，而且对于年轻的美国政治家了解这些事件以及当代德国对美国的重要性也是必不可少的。

本书为研究在德国及欧洲多年来已经显示并可能再次显示政治手腕和力量的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认真的分析。

埃莉诺·兰辛·杜勒斯

1975年5月30日

导 言

这部涉及方面颇多的书，是以勃兰特的生活和性格的各个侧面为中心的，我希望用心理剖释穿插政治资料敷衍而成，从而构成人们可以称之为印象主义的肖像画。本书这种处理方法故意不去理会传记的传统概念，但产生了另外的效果：它可以阐释勃兰特的人生及政治环境的广阔场景。

首先，这位获得诺贝尔奖桂冠的人以一个党的一名终身职业干部身份而崭露头角，但他是他的党培养的产物和工具，而这个党在美国灵活的政治制度中找不到与之对应的组织。社会民主党的等级制度森严，它绝对控制着百分之五十以上议员和高官的提名，从而可以造就或废黜它的政治家；它对另外一半议员和高官拥有几乎是绝对的决定权。勃兰特从该党的下层艰难地上升到今天的地位，在这个国家是无人可以匹敌的，也许在具有团结纪律的严格概念的工会等级结构中才有例外。

朝成功地获得权力和荣誉进军是漫长而又令人精疲力尽的，实际上它具有如下的特征：令人的性格在迂回曲折的途程中磨去棱角，而且有意识地培养广泛地受人们瞩目的风格——这是用勃兰特一度曾奉为楷模的杰克·肯尼迪的方式进行——这样的进军证明是条无情的途程，不可避免地把人的精力耗尽而成为孤独者，过早地变得温顺和郁郁寡欢。

与贬低他的人们说法相反，关于勃兰特的邈邈的经历——按任何选民的标准来衡量——是无可指责的。恰恰相反，这位政治家在通向顶峰的漫长、艰险、曲折的道路上，虽然多次陷进政治

上的激进主义，犯过人人皆有的错误，但它显示了无可挑剔的社会主义者的坚定性，而且显示他令人钦佩地对社会正义承担义务。

我们的行动总和决定我们的生活，但都经常把我们当中最机警的人微妙地禁锢在历史上形成的心理和智力模式中。勃兰特的“并不安逸”的童年时代的生活使他积累了情结，于是，他便成为社会上典型的不受欢迎的人，不论在社会的政治类型和意识形态色彩是什么。但是勃兰特的顾问们非但没有正视这种情结，并帮助他摆脱这种情结，反而对在他陷诸传奇、神话和存在主义矛盾中起了作用。他们把自己的主人翁的过去一些不招人喜爱的插曲向公众隐瞒，于是，他们为此而作的努力使勃兰特背上沉重的包袱，而他们创造的超人形象是任何政治家都无法名符其实的。

在水门事件及其余波未已期间，我作为驻华盛顿的外国记者，在工作中不无得益。在民主政体结构中，权力崇拜看来是一种讨厌的沙子，清除权力崇拜的任何痕迹才能保证对政治家和政治作精细的探讨。从宣传工具上可见到的情况与领导者的领导工作之间普遍存在令人不解的混乱现象，这主要是通过迅速传播而对公众进行欺骗，而人们加强对这种混乱现象的识别力后，就没有兴趣把理查德·尼克松从被人遗忘达到他占有历史时期而且在危机四伏中斗争来同维利·勃兰特虽不稳定但又出类拔萃的起落作轻易的比较。

不象那个来自惠蒂尔的贫苦而且心理上没有安全感的人，这个来自吕贝克的同样的人承认自己并非“圣哲”，但他不是骗子。虽然他在多方面放纵，但他的弱点堪称为他最讨人喜欢的部分资产。德国的宣传工具在这方面掌握的情况肯定比认为必须报道的要多得多。这些宣传工具期望把它们维利·勃兰特们、约翰·肯尼迪们、林登·约翰逊们、富兰克林·罗斯福们连同其他妇女选票征集人一起奉为神圣人物，并列于经过歪曲阉割的神圣领袖们

传统的不完整形象中，那么宣传工具所起的贡献完全可以同雄纠纠的历史学家的沙文主义态度媲美。在勃兰特时代，外交上取得了缓和紧张局势的牢固成就，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国内改革纲领——这纲领给国家提供了推动力——它的回声甚至在国外都能听到和感觉到；但我要避开对这个勃兰特时代作出仓促的历史性评价的诱惑，我却对具有魔力的勃兰特个性加以周密的观察。

通过同勃兰特的地位相当的人们、他的男女朋友、以及反对者的帮助，得以看清楚利己主义的“勃兰特崇拜”，于是，仔细审度这个具有魅力但又易出丑闻的政治家周围经常发生的许多情感用事的传奇就成为可能。勃兰特本能地意识到，传奇在人与人之间可以制造不可逾越的鸿沟，但他并不常想对此泼冷水。作为人，勃兰特宁可让别人对他不理解。在他的酒友和女友中，并没有自称“了解”他的人，在他为数众多的政界朋友中，从来没有谁接近过他。

这位政治家曾设法在短暂的时刻抓住了世人的想象力，甚至把它改变；但他却因一个名叫纪尧姆的奸诈之徒而失足，不过这个事件既不是荒唐可笑的，也不是险恶阴谋的结果；勃兰特的垮台早在那个东德间谍进入总理办公室的那一天之前很久便已露出端倪。

如果政治确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是怀着激情和掌握分寸的意识在坚硬的木板上缓缓地钻孔，那么，这位年龄日增的政治家在他不平坦的道路上前进时很可能已经牺牲了他性格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坚韧性。

维利·勃兰特的性格成为他的灾难。从人性角度看，以他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他这位政治家，他具有悲剧人物的一切特征。

维奥拉·赫尔姆斯·德拉特

1975年8月于华盛顿

第一章 黯然辞职

讲真理是困难的，真理即使只有一条；因为真理是有生命力的，所以也就永远有其不断变化的表现形式。

—— 弗朗茨·卡夫卡*

晚上九点左右，萎靡不振的维利·勃兰特愁眉苦脸地伸手拿起他那支黑色毡头笔，在一份灾难性的文件上签字，是这份文件结束了他的德国联邦总理的任期。

联合政府领导人激烈辩论整整一天后，都感到精疲力尽。

他与联邦检察官西格弗里德·布巴克关于调查纪尧姆间谍案的谈话，结果是令人沮丧的，形势不可改变。

他完全有理由设想，反对党的报刊将联系纪尧姆事件，竭力揭露他的私生活的底细。

尽管外交部长谢尔争辩说，勃兰特的辞职对外交事务的影响将会象发生“中级地震”一般，但这个总理在开完一系列激烈争吵的会议后，终于无可奈何地认清他所信任的政界朋友和同僚几乎没有人特别想劝阻他以离职了之。

勃兰特在他的正式辞呈中附上一份私人短笺给即将离任的古斯塔夫·海涅曼总统，当时总统正在汉堡作告别访问：

“并请霍斯特·格拉贝特给你带去这封信。这是我好不容易写成的。但我经过深思熟虑后感到别无其他选择。一切问题我都同施密特、

* 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奥地利作家。——译注

魏纳、屈恩、伯尔纳以及其他朋友仔细讨论过。但我要留在政界，而我也必须摆脱目前的负担。请您不要生气，予以谅解……。”

勃兰特颓然坐在他那华丽的巴洛克式的办公桌——这是阿登纳曾经用过的——前的椅子上，深深地喘一口气。他没有说话，那张通常显得舒坦的神情和漂亮而粗犷的脸孔涨得通红。他最亲密的助手和同事正在绍姆堡宫宽敞的办公室苍凉地忙于清理抽屉，以免发生遗漏；这时，总理办公厅主任霍姆特·格拉贝特正作为勃兰特的信使动身赴汉堡。晚上十一点左右，格拉贝特乘坐的军用飞机在汉堡繁忙的机场跑道上降落。午夜，海涅曼总统收到了他的朋友的辞呈，但未作评论。那个星期的早些时候，他企图说服勃兰特放弃他那“皆大欢喜的解决办法”，但枉费心机了。

与此同时，勃兰特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最后一次聚集在富丽堂皇的总理办公室。勃兰特以其传奇式的意志力，尽可能引起大家高高兴兴。当他们往玻璃杯里倒浓烈的法国莫塞尔白葡萄酒时，总理戏谑逗乐的举动显得几乎有点怪异离谱。“勃兰特内紧外松”，一个到场者说，“真使人发愁。”

勃兰特的目光疲惫，视而不见地看了一下挂在苔绿色长靠椅上的廷托雷托*的那幅珍贵名画。联邦共和国的下一任即第五任总理也许没有欣赏这幅壮丽名画的情趣。十天内绍姆堡宫的气氛改观了，是由黑皮、优雅的线条和精美的木头衬托下显得更为英姿勃勃而且符合时代要求的形像：两幅精美的夏加尔**名画，一幅社会民主党创建人奥古斯特·倍倍尔的油画肖像，但莫德尔松-贝克尔***的一对花卉作品，更增添了新总理的几分豪华。

* 廷托雷托(Tintoretto, 1518—1594)，意大利画家。——译注

** 夏加尔(Marc Chagau, 1887—?)，侨居法国的俄国画家。——译注

*** 莫德尔松-贝克尔(P. Modersohn-Becher, 1876—1907)，德国女画家，曾把十九世纪末法国画家勃纳尔、维亚尔等的风格介绍到德国艺术中。——编注

午夜十一点过后，勃兰特强打精神去作最后的告别。当他最后严肃地与大家一一握手时，一位年轻的秘书欲泣犹止。他沿着弯曲回环的大理石楼梯拾级而下，其表情迷惘莫测。瞬间，他发觉了大厅里悬挂着的康德拉·阿登纳的一幅油画，这是勃兰特所崇敬的对手的肖像，其表情十分狡黠奸诈，是一位师承考考斯卡*的画家以其师的明快色彩画成的。当勃兰特走近大门时，他的面部情不自禁地浮现出痴蹙难堪的笑容——他近来的一种表情——是向玻璃房里的病弱的门卫示意告别的。

几分钟以后，洋洋得意的研究、技术、邮电和交通部长霍斯特·埃姆克在电视上露面后返回绍姆堡宫。勃兰特的这位野心勃勃的前办公厅主任是要对雇用间谍纪尧姆负责的，但他刚向德国人表示没有理由让他辞职。

埃姆克听到有关勃兰特辞职信的令人震惊的消息时十分尴尬，他开始为他的师长感到担忧。他们不应该让勃兰特在心情极端忧郁的情况下独自离去。

——急电

——非官方消息：勃兰特辞职

路透社 1974 年 5 月 7 日

“不可能，”当这段难以置信的电文出现在电传打字电报机上时，波恩一家报纸一位年轻的夜班编辑急促地说。

“他最后还是失去勇气了，”一位年长的同事摇摇头，低声说。

实际上这条耸人听闻的消息十分钟前就由北德意志广播公司披露了。刹那间电话机忙得不可开交，不相信此事的公众纷纷询问。

* 考考斯卡(Oskar Kokoschka, 1886—1980)，奥地利画家、诗人、著名的表现主义艺术家。——编注

不到半小时，电话铃声骤然停止。联邦新闻局发布了正式公告。播音员在宣读一封致海涅曼总统的信件，并力图使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

“……我对有关纪尧姆间谍事件的疏忽行为承担政治责任，谨宣布辞去联邦总理职务。”

维利·勃兰特的辞职立即生效。他的副手、和蔼可亲的外交部长瓦尔特·谢尔接任总理，直到继任人选出为止。

这条重大新闻如雷电般冲击波恩。突然，沿着郁金香田园大街整个一排高层通讯大楼沸腾了。数以百计的电传打字机在夜间开始嘀嘀嗒嗒地响起来，成千上万架打字机分秒必争，在进行激烈的竞赛。走廊里回荡着过往匆匆的脚步声和歇斯底里的呼喊。电梯无休止地升降。

波恩的水门事件

一直在猜测着发生“惊人事件”的知情人互相打电话把对方从床上叫起。议会推迟了紧迫的预算辩论，谢尔取消了布鲁塞尔之行，政党要人接连不断地开会，所有这些事情现在都开始使人理解了。反对党的一位成员在接受电台采访时概括地说：勃兰特“由于彻底的失望而承担了事件的后果”。

可是，大多数人一时似乎相信暗箭伤人的说法：这位被一个卑劣的东德间谍出卖和搞垮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是一个更使人信服、更具有条顿人风范的楷模。

波恩美丽如画的集市广场一侧，是市政大厅具有巴洛克建筑风格的雄伟壮观的正面。这座大厅金碧辉煌，饰以粉色拉毛型版墙。在焦急不安的傍晚时分，大批人聚集在集市广场。两年前他

们也是这样。当勃兰特在议会面临不信任案投票时，社会主义左派学生团体就在附近集会，他们代表工人阶级提出了一些要求。共产党报纸《红旗》和笑容可掬的维利宣传画同时分发，显然有点挑衅的姿态。“他们不是同样要对维利的困境负责的年轻激进分子吗？”附近一家酒吧间老板气愤地指责说。青年社会民主党人围着他们有吸引力的新马克思主义领导人不停地团团转。但是，海德玛丽·维克措雷克和沃尔夫冈·罗特都没有心思对此提出抗议。

午夜时分，一群保守克制的社会民主党忠实信徒，有老年，也有青年，举着燃烧的火炬和防风灯在位于波恩最高级、最豪华的维纳斯堡住宅区的维利·勃兰特官邸前排成一行。

夜幕笼罩着基费恩维路十二号优美典雅有十四个房间的白色住宅。只有勃兰特那只巨大的匈牙利白色牧羊狗胡斯察似乎还没有睡。一些对这位党的领袖的热情崇拜者爆发出一阵阵有节奏的呼声：“维利·勃兰特，继续留任。”但是，一名党的官员制止他们激昂的情绪。“维利已度过了他整个一生中最艰难的一天，我们现在让他休息吧。”他劝说人群，他们顺从了，全体都静穆地站着。对他们倒台的领袖表示庄严敬意，感人肺腑，即使无济于事。

当来自波恩的使人头晕目眩的新闻报道传遍全世界时，沿着平静的莱因河畔上演的这出盛大的戏剧已几近尾声。这个省会在几次历史性的时刻，确实曾成为许多自视甚高的德国政治家所认为的那样：“世界的焦点”，或者更贴切的说，“世界的中心”。不久，世界各国领导人的颂词源源而来。不知怎么地，他们从来没有十分理解，就在勃兰特1972年在大选中取得压倒胜利后，他的声望会如此快地一落千丈——在许多次地区选举中大量丧失选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勃兰特再一次被誉为是有远见的人，了不起的政治家，“另一个德国”善良而正直的公民，他单枪匹马地实现了